

【灯下漫笔】

马瘦骨

成年以后,我获得了一份可以经常下乡的职业,去报道生长在1099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奇人奇事。没过几年,我带着一台摄像机,走遍了南方小县城所有的村庄。有人说人去世后魂魄要把生前去过的地方再走一遍,所谓“收脚印”,我想若干年以后我的魂魄真够累的,要跑那么多村庄“收脚印”。

每次车子从文峰东路1号驶出县城,当广阔的田野和绵延的大山扑面而来的时候,我立即心旷神怡,快活得几乎要笑出声来。特别是一个个村庄从车窗外一掠而过时,我会回忆起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曾经进入过它,跟哪一些人聊过天,一幕幕场景温暖又有趣。

在我行走乡村的三十多年,也是乡村发生巨大变化的三十多年。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村里有胆子大的人率先走出村庄,像被风吹荡的蒲公英,散落在中国版图上,在陌生城市的建筑工地里,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挥洒力气,他们感受到了大时代正向他们呼啸而来。后来,他们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纷纷奔向了天南地北。春节的时候,他们回到村庄,眉飞色舞地向人们兜销外面精彩的世界。在一个只有几百人口的小村庄,都能听到全国各地的故事。那些见过世面的人,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都很洋气,与没出门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上了年纪的人看了直摇头,说他们“学坏了”。但这种观点很快被颠覆,外出打工成为“出息了”的代名词,于是更多的人汇入了外出务工的滚滚洪流。每年的春节前后,我在很多个村口,用镜头见证过他们与村庄与亲人的重聚和离别,悲欢交加的剧情,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后来,村庄开始长大、长高了,过上一段日子我再次来到村庄,发现耸立起了好几座高大气派的新楼房。曾经有一次,在

一个小山村,一位名叫张根土的中年男人非要告诉我一个秘密,他说——哪家的房子建得最气派,哪家的女儿就长得最漂亮。想了一会儿,我和他都心知肚明地哈哈大笑起来。

行走在村庄里的我如鱼得水,我碰见许多的婚礼,常常被一位位新娘子的纯朴和秀气搞得心猿意马;我也遇见许多的葬礼,一位位老人被时间的洪流带走,让我心生悲切。我对村庄里的人、事、物充满了热情和兴趣,在田埂上,在村道里,在晒场上,无论遇到谁,我喜欢打听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他们都非常配合,对我毫无防备,有的甚至会把全家人的情况全盘托出。这些年来,我认识了刘狗你、胡猪盆、王毛头、张发根、占发财、黄有银、徐菊仙、洪娜你、樊红花、李招弟……他们的名字都很土很俗,起初,听到他们很土很俗的名字时,我会嘻嘻发笑,他们尴尬而又歉意地陪着我一起笑,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朴实羞涩得令我感动。后来,我就不笑了,我哑摸着他们的名字,去捕捉这些名字背后的年代和家族故事,这让我对村庄里的每一个人肃然起敬。

有一天傍晚,因一个采访我滞留在村庄里,那时候,暮色从村庄的上空缓缓降临,而一缕缕炊烟从村庄的上空慢慢升起,挟带着草木燃烧后的气味,一群飞鸟划过最后的晚霞,隐匿于丛林之中。此时,我看见村庄里的一个个女人站在门口,对着无垠的田野叫唤着那些朴素的散发出泥土芬芳的名字,叫唤声此起彼伏,尾声萦绕。接着,一个个疲惫的男人从田野的深处钻出来,身披霞光汇集在回家的那条弯弯曲曲的村道上。

那一年的春天,在距离县城40多公里之外的一个偏远小山村,我认识了一位名叫吴小崽的人。记得那天我在村口的代销店门口遇到吴小崽,问他名字时,他闪烁其

词,犹豫了好久才告诉我。后来我发现,代销店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吴小崽欠12元”几个字。这家代销店老板,习惯于把赊账人的名字和赊的钱目用粉笔记在黑板上,就像现在单位里的公示栏里张贴出来的财务报表。

那个年代的代销店,是一个村庄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们啸聚于此购物、闲聊、晒太阳,以打发流水一样漫长的时光。我喜欢这样的代销店,有人间烟火,有人情世故。通常,我会与啸聚在代销店门口的人们一起分享,然后听他们说东道西——一个村庄的前生今世像一幅卷轴画似地在我面前徐徐打开。

吴小崽那年三十多岁,身型瘦小,看上去确实像个孩子,名副其实。那年,吴小崽还单身,小时候砍柴摔下山,右脚落下残疾,他因此被死死地按在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不能跟村子里的其他人一样外出闯荡,日子过得不宽裕,娶不上媳妇不说,还经常要到代销店赊点日用品。那天我要拍摄一棵古树,他主动要求给我带路,还要帮我扛沉重的摄像机。扛着摄像机的吴小崽显得耀武扬威,这让我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再添一份荣誉感。

每隔上几年,我都会去这个偏远的小山村一次,我发现,村庄长得更高了,新建的楼房鳞次栉比,装璜也十分的富丽堂皇。不过,这些楼房,在平常的日子里十有八九大门紧锁,门窗上积起了厚厚的灰尘,仅有的几幢楼房里虽然住着人,却基本上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人,中、青年人都在城市里为赚钱建楼房或者偿还建楼房欠下的钱辛苦打工。在代销店门口,我几乎都能遇见吴小崽,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马记者你来了。”虽然吴小崽依旧单身贫困,但他开心自足,笑容可掬,心平气和地接待一天一天的到来。代销店老板记录赊账的黑板上,有时候有他的名字,有时候没有。

五年前,我又一次走进了这个小山村,代销店的老板已经步入了晚年,一坐下来很容易打瞌睡,晶亮的口水长长地挂在嘴角,甚至滴落在胸口,我跟他开玩笑说——你是全县最年长的代销店老板。代销店门口依然啸聚了很多人,但这天,我没有见到吴小崽,一打听,他一年前的春天去世了。

这些年在村庄里进进出出,我见惯了人的生生死死。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但变化于不动声色之中进行着。每一年,有出生不久被父母送回来的孩子,有逐渐长大被父母走的孩子,也有老人去世的,就像一茬一茬的庄稼,长出来一批,收割掉一批。一些熟悉的面孔不见了,一些陌生的面孔出现了。这些陌生的面孔又成了我熟悉的面孔,周而复始,继往开来。

某日,在代销店老板店里,大家开始念叨起吴小崽,说他老实本分,说他胆小怕事,说他那一年差点做了上门女婿,说他曾经收留过一条断了尾巴的流浪狗……大家你一言,我一句,于是,一位农村男人平淡庸常的一生被连串了起来。有人在抖落吴小崽的一些糗事丑事时,大家甚至还发出了笑声,全然没有悲切之感,村里人对待生死的从容和淡然,让人心生敬意。

这时,代销店老板好像记起什么似的,取出那块已经蒙满灰尘的小黑板,要把吴小崽在店里赊账的记录擦拭掉,老板喃喃地说:“这钱你下辈子还我吧。”吴小崽去世前几天,来代销店赊了一瓶白酒和半斤饼干。我突然阻止了代销店老板,让他别把黑板上的字擦掉,我觉得当吴小崽的名字被擦拭掉的时候,他的一生也被抹去,在世界上不留一丝痕迹了。

我扭头看向了村外,阳光洒满田野和山川,油菜花开得铺天盖地,飞鸟箭一样地划过天空。这一年的春天已经行进到了深处,万物喜悦生长,千山万水含笑,蓬勃力量汇集。

【往事钩沉】

徐莹

今天是2024年的正月十五,女儿徐雯珈在浙江台州发过来几张截图,原来是我带女儿带着7岁外孙张昀轩和女儿同事高晗、王玉姣夫妇带着4岁儿子高明煦一行6人,年前到哈尔滨做了一次“南方小土豆”,并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央大街特色冷饮百年老店马迭尔冰棍,“马迭尔给你勇气让你表白”代言了一次,真是无比开心!

今年元旦女儿同事王玉姣说她想去哈尔滨老家看望姥姥姥爷,邀约我们一起去当下最火的“南方小土豆”。我们6人于元月22日上午台州出发,元月23日下午到达。哈尔滨我们“南方小土豆”终于来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作者一行人在哈尔滨合影留念

南方小土豆撞了一下北方马迭尔冰棍的腰

这是哈尔滨给我的第一印象。

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我们迫不及待地去了心仪已久的冰雪大世界。一进景区看到的是全球知名的建筑、经典卡通形象、奥运运动项目、大城堡等冰雕雪雕。我们边欣赏边游玩,当游到中间有雪花状的超大摩天轮想刺激一下,见前面排成了几圈的长队,忍痛割爱赶往下一站,到了滑雪场,排了不到半小时队进场,因小孩需要专业的滑雪教练,队长立马安排了王教练,女儿和外孙他们头戴护盔,脚穿滑雪板,手持滑雪杖在王教练耐心的陪教下,像模像样地滑起了雪,我则在场外拍摄记录下这开心时刻。滑过雪之后又玩起了打雪仗、拉爬犁、滑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彩灯开放时,我们如同置身于一个冰灯的童话世界。这是哈尔滨给我的第二印象。

元月25日,我们打的士去了中国冰灯艺术发源地兆麟公园,的士司机王磊向我们介绍起本地好玩的好吃的特色的东西,到了目的地,他把我们停在了最具代表性又最热闹的公园西大门。王磊说的特色是要吃到哈尔滨马迭尔冰棍,我们找到了马迭尔商店,正打算开门进去,谁知里面的两位工作人员手里各捧着一叠广告牌

与我们几个撞了个满怀,见我们是慕名而来,微笑地对我们说:“你们想免费品尝马迭尔冰棍吗?”“想!”我们大小异口同声答道。于是,我们在商店门前拿着“马迭尔给你勇气让你表白”即兴“代言”起来,当告知在春节期间会在马迭尔抖音上播出时。这让我想起了宋代杜范《张上舍送望水偶成小诗》里的“此物从何来,对之惊且喜”。我们不仅吃到了当地美味还收获到了惊喜!惊喜之余品着丝柔般的冰棍,听着从马路对面圣·索菲亚教堂广场传来的音乐声,向马迭尔工作人员挥手致谢并移步广场打卡。千里之外遇上了冰城好人,忽然觉得在这冰冻三之日仿佛置身于和煦的阳光之下,让人心生温暖!这是冰城给我的第三印象。

元月26日,王玉姣的小姑王运香带着小女周欣雅也从山东省海阳市飞过来与我们汇合,我们8人商议去太阳岛风景区。进入景区穿过跨越松花江桥,桥面两边大小小七彩雪人排队迎接,再走过幽曲小道和景区大道,搭乘景区游轮,我们来到太阳岛“雪堡火锅”前合影留念,后进雪屋餐厅吃中餐,再到雪地骑车场骑各种各样的雪地自行车,累了就躺在松花江上尽情翻滚,玩得不亦乐乎!最后我们被

精美绝伦的第二十六届中国·哈尔滨国际雪雕比赛作品所吸引,各自欣赏评论。

元月27日,家住哈尔滨本地王玉姣表弟于海洋,带着我们到了“钻石海”滩,也是一个被游客称为“钻石海”的景点,我们一行人在那留下许多照片后,赶往哈尔滨市香坊区六顺街178号蒙古往事全羊盛宴去吃正宗的烧烤。第二天,我们又来到世界首座极地演艺游乐园极地馆、海洋馆等地游玩,欣赏了极地白鲸水下表演秀。

元月29日上午,我们再次前往极地馆企鹅馆,欣赏了淘学企鹅、淘淘等表演。随后,我们又来到了黑龙江省博物馆。走进博物馆,迎面看到是一座欧洲巴洛克式建筑的主楼,它始建于1906年。我们参观了抗战时期的枪炮等历史文物、动植物标本和艺术品等,也看了大量的珍贵黑白老照片,照片介绍了一百年前沙俄在我国领土修筑的中东铁路史。这部中东铁路史,就是旧中国的一部血泪苦难史,我们当面对晚辈们教导了一番。当看到老式的蒸汽火车开在木轨上时,二年级的外孙张昀轩对我说:“我很想进去驾驶一下,外婆,我长大要去当兵保家卫国!”随后给我进了一个少先队礼!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